

市河上的航船埠

○ 洪明强

西门上下塘那条狭窄的景观市河上，清清的河水在静静地流淌。古时候，这条市河是一条运粮河，两岸砺口众多，交粮的、贩卖的、赶集的、进城做客的、从砺口的石阶走上河边的小街，使这条不足十米宽的小街热闹而富有浓浓的江南韵味。从新中国建立初到上世纪80年代初，因交通滞后，这条市河便成了一个十分拥挤而又繁忙的航船埠头。

居民们依河而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繁衍生息。每天清晨，河水在沉淀了一夜之后，变得清澈透明，男人们挑着水桶来到砺口边打水，女人们也赶在航船到达之前，砺口上开始热闹起来，砺石板上洗衣时的棒槌声，锅碗瓢盆的叮当作响声，洗菜淘米时女人们的欢笑声，随着河水的流淌，会传得很远很远……

太阳出来了，绚丽的霞光把市河染得通红，一艘艘航船，从乡下不知名的小河里，经东西苕溪、龙溪港，在“咯嘎咯嘎”的橹声中，缓缓驶入市河，橹桨激起的浪花，拍打着岸边，惊扰着河水中的鱼儿，它们常跃出水面，来一个令人驻足的“特写”。一艘艘航船陆续续停泊在各自的砺口下，船老大系好绳子，今人们便走上砺口的石阶，汇入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岸上早就有一些鱼贩、鸡鸭贩、菜贩们在等候了，看货、看大小、谈价钱，成交后的贩子们挑着鸡鸭鱼菜进城了。

每年春秋两季，常能看到几艘婚庆航船停泊在西门小水闸边，当贴着大红喜字的婚庆船穿过小水闸的桥洞，等在岸上的迎亲队伍，立刻点燃炮仗、鞭炮，男家舅舅把船舱里的新娘抱上岸，抱进一辆披红挂有喜字灯笼的三轮车，带红的嫁妆拉了几板车，迎亲队伍一走，站在边上看热闹的小孩们立刻蹲下身去，捡那些漏放的鞭炮。

西门上下塘市河上两旁有很多砺口，从龙溪港至城门口的西源桥下，约600米笔直的市河上，每天早上9点前，就已停满了几百艘航船和小木船。站在永丰桥上向东西两个方向各处望去，一艘艘斜着停靠的航船，几乎塞满了整条市河，密密麻麻，参差不齐，蔚为壮观，给本不宽敞的河道，只留下两艘小木船勉强能通过的空間。古老的永丰桥因过往行人十分密集，桥边的石护栏已东歪西倒，桥中间有些石板已经断裂，破烂的永丰桥，似乎记载了市河那跨越千年的悠悠历史。

航船停靠时间越短，回去的目的地越远。如长兴的钮店桥、胥仓桥、和平等地，虽然中午12点半开船，但船到湖州时就已经上午快10点了，船只在市河里停靠2个半小时。航船在水面上人工用橹摇，费时又费力，船老大轮番摇船，至少要摇4个小时。

中午12点开的航船，全是去湖州西南周边的乡镇，航行时间短，但码头密集，有陆家兜、黄墅、沈家湾、康山、植树坞、基山、狭港头、严家坟、杨家埠、塘口、樊漾湖、王村、陈村、妙西、南埠等。航船开前，船老大站在船头或砺口上，用海螺使劲地吹：“呜、呜呜，狭港头航船开喽！”“胥仓桥航船开喽！”海螺的吹奏声、船老大的叫喊声，响彻在市河上空，早已在砺口上候船的人们纷纷进入船舶，船头的船老大，用手中的竹篙在砺口边使劲一撑，航船缓慢而稳稳地驶离了砺口。

上世纪70年代，市河上曾在梅汛期遭遇过几次特大洪水，滚滚洪水携带着泥沙冲入市河，上下塘街上的洪水已淹没到膝盖上，沿河的人家家中已进水，水利部门及时关闭了西门小水闸。由于闸门是一根根本质木质木，闸门关闭后，洪水仍从枕木的缝隙间涌入市河，水位难以退去，每次发洪水时，湖州的航船被迫停航，给水上交通带来了不便。1976年11月初，湖州出现了罕见的极端天气，农历九月底就开始下雪，连续三场大雪的覆盖，气温骤降，市河被冻得严严实实，人能在冰层上行走，冰凌飘浮在龙溪港的水面上，一艘艘航船只能停泊在龙溪港南岸。船客们上岸后，冒着纷纷扬扬的雪花，穿着高靴子鞋，艰难地走在一尺厚的雪地里。

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手摇橹桨逐渐被柴油机所取代，木质航船，也已更换成水泥航船，每天早上8点光景，一艘艘航船开进市河，在柴油机的轰鸣声中，西门上下塘开始喧嚣起来，上船的、挑担的，带着小孩进城的，与农友们卖土特产的叫卖声，贩子成交前的讨价价声，组成了一幅典型的水乡集市图。

1982年夏天，由于那年是干黄梅，雨水少，市河里慢慢断流，河床见底，蚊蝇乱飞。市政府动用了1500人，对河床进行人工疏浚，近2个月的疏浚工程，迫使航船全部迁移至小水闸外的龙溪港口。口子不足百米的水面上，柴油味很浓，航船黑压压一片。数年后，航船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几十年前，航船作为一种交通工具，在那个年代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虽已销声匿迹，却已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

我是高山一小溪

（词一首）

○ 河 流

我是高山一小溪，
像条玉带从山间飘起，
带着纯洁，带着信念，
一心去追寻大海的秘密。
辽阔的草原为我欢歌，
神秘的大漠给我鼓励，
尽管旅途那么坎坷坷坷，
有追求生命才会更有意义。

我是高山一小溪，
搭一道彩虹从蓝天飞起，
带着理想，带着勇气，
努力去追寻大海的秘密。
美丽的山花儿为我逆行，
多情的鱼儿永远不离不弃，
千里万里都是奔腾浪花，
梦想的世界才会更加美丽！

小菜地在屋侧边，东门口，与厨房灶头间隔着一堵墙一扇门。这里原来也不是菜地，是池塘岸滩。岸滩荒得很，有野竹，有芦苇，有荆棘，有杂草，原本是鸡们乘凉嬉闹的地方。我早就想着把它开垦一下，种几枝南瓜秧，怕别人说我“搞尾巴”，一直来没动手。

后来，上面鼓励利用“七边”，我就动手开垦了。起早落夜弄了几回，却不想成了一小块地，成斜矩型，长有一铁把柄多一点，宽有六铁把柄左右，算来，估计有三四厘地的样子。我在四周打了几个竹桩，用小竹片编了篱笆，四圈围了起来。嘿，很好一块小菜地嘛，畝水，就在池塘里；浇肥，后门以茅坑里有的是，哈哈，真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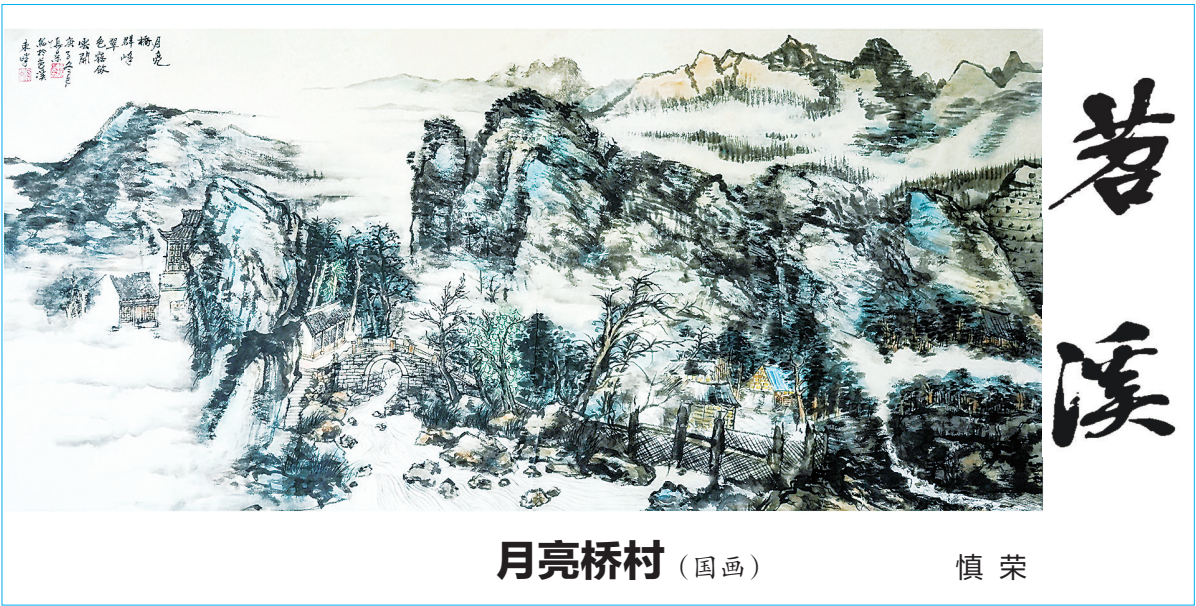
我家原来的菜地是村西清水河边的自留地，走去有半里多路，挑担肥过去总要半回生活，很不方便，还种不好；种好了常遭人“顺手牵羊”，自己简直吃不上，因此总受老伴埋怨。

如今门口头有小菜地，我就要辛勤耕

种了。弄好后正时令近处畷边，我就先来个“处暑萝卜白露菜”，把地块分成几小块，一块萝卜一块菜地播种下去。太阳猛得很，施了肥后，上面用稻草盖好，然后浇水，浇得泥土都湿透。第二天早晨揭开稻草看，白白嫩嫩的菜籽都发了芽；几天之后，嫩嫩绿绿一片。

老伴说，菜秧太密，不匀长不大，于是边匀边吃。每天绿油油的一小篮，水里洗洗，锅里一炒，又新鲜又嫩绿的蔬菜吃上真是可口。这样随吃随吃，等菜长大了，也吃得差不多了。因为老伴爱着花样炒，今天蘑菇炒青菜，明天咸菜炒豆笋，再加调料这样那样，倒是越吃越爱吃。

到了寒露、霜降边，菠菜、香菜、大蒜、小葱、韭菜等等，都播种下去了，还腾出一点地方种上了长梗白、青蒲头、黄芽菜。小小菜地分了许多小块，一小块播一样种子，一个多星期之后，都探头探脑从泥土里钻出脑袋来，过一段时间后，大蒜、小葱都现出模样来，一颗颗，一行行，都绿油油的连成了片。



九月，被栾树惊艳到

○ 马利云

我家附近，公园、学校、路边，好几处都栽了栾树。最近正是栾树盛花期，每次沿着树荫回家，总能从头发上抖下来几粒黄山栾的落华。

初秋的校园，食堂前面的胡暖广场，栾树花簌簌地落了一地，黄色花蕊一层层，随意撒播，坚硬枯燥的水泥地瞬间变得柔美起来，师生三三两两自树荫下行走。九月的校园，美好而蓬勃。

栾树的花，黄色，总体比米粒大不了多少。形态极有趣，花瓣展开一个小小的弧度，撑着地面，形成一个角度，好像保持着随时都要起飞的态势。我想到每次看到小区里、公园里的茶花，大朵大朵盛开，一股脑儿坠地，厚厚地重重地跌落，这正是我不喜茶花根本原因，这美艳之物掉落的方式，傻傻地扑倒在地 的姿势，真的不忍直视。栾树的落华，轻灵而俊逸，四枚花瓣开在一边，八枚雄蕊则排在另一边，基部褶皱、带着胭脂红色。就算华已经凋落，雄蕊和花瓣仍保持优美的弧度，让我想起绿孔雀的美丽头冠。用手触摸，这些落华，其实是有一定的硬度和韧度的，它们也有一定的弹性。当栾树的这些细小的花朵大量聚集，那真是一幅壮丽的景观。“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中国人的心头，藏着一些个诗词库，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倏然从心头涌现。夏日阳光把最后一点能量都送给栾树了，九月，让我们享受栾树的厚赠。

栾树花掉落后，秋天还是非常厚爱栾树，转眼就给它换上一树灯笼。看哪，一簇一簇在枝头高举的，令所有路人行注目礼的，正是栾树果子。三棱形的蒴果从花朵的雄蕊后方长出来，其外形极像只有三棱的小号杨桃。这些果实刚长出时是橙红的颜色，稍微长大些后变成浅黄色；继续长大，又变回鲜艳的橙红。这个时候的栾树，其色彩之丰富，姿态之伟岸，是同类同时节乔木中的翘楚。此时，银杏尚在挂果，树叶半绿半黄还有一些憔悴；合欢，已近颓然，柔靡粉色，抵不住秋飒飒风……马褂树、乌桕树、香樟树，这些高大树木，都在初秋时节栾树面前，都败下阵来。

细看栾树的果实，发现它其实是一个中空的“气球”，里面没有任何果肉。造物主的神奇，就在于它使万物庄严，秩序井然，精心别致。这三个棱小灯笼，其瓣与瓣之间，会结一二枚黑色球状种子。栾树的果

实能够在枝头挂上好几个月，一直到落叶季节才变得干枯、凋落。学校教学楼后面，栽有大量栾树，形成一个很有规模的林子。感谢园林设计者，居然选种这神奇的树。去年的中秋时节，我偶然漫步林间，发现栾树落下的果实，与落华一样，铺满了整片林子。有3至5厘米的厚度，粉色、灰黄、赭黄与高处的透出来秋日阳光，给整个林子蒙上一层别样光华。有些果子，已然干枯，一脚踩过去，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非常清脆。

我小时候生活在乡下，大型树木非常所见的是银杏、水杉、枫杨以及梧桐树，也偶有槐树、皂荚树和构树等。尤其构树，因为长着杨梅一般的红色浆果，小时候，是常常让我仰望想象。但，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确实没见过栾树。想栾树究竟为何方神圣？心中实在充满好奇。当我关注此物，才发现栾树其实很早就被国人发现和记载了。有关栾树最早的记载见于2200多年前先秦时期的《山海经·大荒南经》。《山海经》这样传说“大荒之中，有云雨之山，有木名曰栾。再攻云雨，有赤石焉生栾。”大意是说：在大荒漠中，有一座云雨山，山上有树木名叫栾。如此看来，栾树来历非凡啊。

有时候觉得这个世界对我这样一个几乎一直行走生活在校园里的人来说，太过于阔大。我开始执笔为文，那时也三十好几了，当时是有感于生活中的种种可爱，记录一些人和事；同时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热切地对待我的工作，我的学生，也有感于教育生活，竟把这些也纳入笔下，写了好些与工作相关的内容。当时我书写这些内容的时候，我自己心中是给自己定有一个书写原则的：不打诳语，值得书写。然而，当我穿行在我的生活中，不断书写，有时苦涩，有时絮然，而每每此时，我就出门散步。植物世界，给我太多沉浸、太多欢喜。某一天，我顿悟，觉得自己观察、感悟与记录的对象，不应该只是人，还应该有给人类太多恩泽的植物。于是，狂野的写作计划，一个又一个产生，而这些所谓计划又总是被忙碌的工作所挤压，变成一个一个泡影，一个一个美丽又怀恋的影子，像极了栾树枝头的小灯笼，从风中落下。然而，它是多彩的，青黄、橙黄、半红乃至古铜，总在感召我。感谢这九月里最丰富多彩的栾树，如果一个人对自然这华美气息也感到漠然，那就等于把这启示性的惊人美丽遮挡在我们心灵之外了。

从捎口信到视频通话

○ 流 云

随手发了几张新拍的照片给我。

之前，我妈一直用着老年机，不能拍照也不能视频，就只能打打电话。因为不认识字的缘故，所有的联系人都是我帮她录入手机的。她觉得有只老年机在身边是很幸福的事，村里的人能随时随地找到她，想要联系我们时，也可以随时拎起手机就打，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而听闻，当年母亲嫁到我们村里时，外婆死活不同意，理由就是我们村连条马路都没修好，交通太不方便了。

那个时候，父亲是做木匠的，经常早出晚归。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没有手表，没有电话，父亲没有少吃这个方面的苦头。

有一次，邻村的人捎了口信，第二天一早就要用工，路上骑自行车起码也要两个小时，得赶早上路。父亲起床一看外面星光灿烂，想也没想就急着出门了。赶到东家时天还未亮，东家打开门一脸茫然，说我捎口信时没让你这么来呀。父母好不尴尬。

由是，父亲最烦心的事就是通讯不方便，他在外面做木匠，经常十天半个月回不

这些都是农家冬季的家常菜，天天少不了。我们还把长梗白菜都割了，晒得湿而不干时，用水缸腌了“踏缸菜”，出卤后，用石头压上，吃一枝摸一枝，要吃到来年夏天呢。至于黄芽菜，“粉皮汤”是上好的蔬菜，黄芽菜炒年糕，那是又软又香的“点心”，正月里待客人少不了，春耕当“点心”吃得放不下手。

开了春，种上了马铃薯；过惊蛰到春分，黄瓜、南瓜、丝瓜、茄子、玉米、西红柿什么的都下了种。这时候，小竹、竹片、麻绳，样样用得着，搭蕃茄、黄瓜、丝瓜架，南瓜棚什么的，小小菜地是从地下到空中，没有一点空隙了。尤其是南瓜、丝瓜，只顾自由自在地向前伸，连篱笆外都要爬出去。

过了立夏，马铃薯收了，夏季的蔬菜都下了种，豆子什么的，瓜蔬菜的作物。夏季天气渐热，蔬菜生长速度快，几天之后，出芽、长叶、拔杆，那作物是一天一换眼，天天有变化，不几天就能看到枝叶茂盛的一片。老伴常常到菜地看看，这也开花

了，那也结果了，还有的果也成熟了。于是把瓜果采摘来，作了饭桌上的美食。

春夏秋冬，走马灯似的轮番耕作，小小的菜地上，红红绿绿，丰富茂盛，从不间断。从此饭桌上菜肴丰富，源源不断，绿油油的炒青菜，红彤彤的蕃茄蛋花汤；紫红色的油焖茄子，金黄色的油爆马铃薯；凉拌黄瓜，红烧南瓜；冬菜青黄豆，玉米排骨汤……一年四季，既时新又新鲜，取之不尽，享之不完。

北宋时“三苏”之一的苏辙写有《种菜》：“久种春蔬旱不生，园中汲水乱瓶罍。松萸经火未出土，僮仆何朝饱食羹。强有人功趋节令，怅无甘雨困耘耕。家居闲暇厌日长，欲看年华上菜茎。”苏辙种菜却逢大旱，井里这点水怎能解渴？自然要连累肚子了。我那时风调雨顺，池塘里有亍不干的水，何愁种不好菜？

惜因故，小菜园已告别我很久了。如今科学种菜，设施先进，环境整治，比我曾经种出来的菜，可要更胜一筹了。

树·井·人

○ 关海山

许多年过去了，我但仍然不时地要忆起村子里的那口井。

其实，我们村子里的井并不少，为了用水方便，几乎家家都有，差不多一个模子里倒出来似的：直接往地底挖了下去，及至一丈多见水，直径将近一米的井壁两边对错着还掏了几十个脚窝，便于以后淘井或因别的什么需要时而上下。只是那井水入口咸涩，且硬，大多的人家仅用那水洗洗涮涮，或饮饮牲口；井洞倒是时常可以吊下去一筐馒头，或菜呀什么的，在没有冰箱和缺电的年代里，实惠。

人们的吃喝用水嘛，巷子里还有一口甜水井，是很早以前村子里的老一辈人合伙打的。这口井至少有普通井的两三个深，井壁全用灰泥砌上青砖，井架、轱辘，以及吊桶用的绳子，都为铁制品；因为吃水，这口井平时不用时，井口总用一个大铁盖子盖上，给人一种神秘感。有时铁盖子没盖严，露出一些缝儿，我们一群孩子便爬在井边从缝里往下看，希望在如镜的水面上照出自己的倒影来。这井，无论是“装扮”还是人们对它的重视程度，在当时的农村中比来，可绝对是鹤立鸡群、出类拔萃了。

而令孩子们由衷感兴趣的，则是井边的那棵大槐树，还有大槐树底下发生的许多传奇式的故事。

至今记得，那大槐树大约有三四人合抱般粗，树皮破裂，满是沧桑的枯纹败痕，树枝上竖立着一根根钢针一样的刺；树冠大而向四周散开，如伞状，一点儿也不繁茂，稀稀拉拉的叶子和一些枝上新努出来的嫩骨朵尚向人们显示着它的生机，诉说着它的历史和沧桑。

夏天的夜晚睡觉迟，农村孩子又没个上心的玩具，或开心的去处，一吃过晚饭，便都拥到了井边的树下，等鲁大爷慢慢地踱过来给大家讲故事。鲁大爷在旧社会给地主扛过长工，在本该上学、本该长身体的年龄，却饱一顿、饥一顿地承受着超负荷的体力劳动；未等成人，又让日本人抓了壮丁，更是经受着非人的折磨，赶上厕所与同伴干掉日本哨兵，逃出魔掌，又落入国民党部队。后抓住一个契机投到了八路军，表现突出、思想进步……累累的经历使他成为远近村里闻名的人物。

鲁大爷身材高大，完全称得上是魁梧了。因为有着那么丰富的故事源泉，鲁大爷讲故事来很生动，也“摆谱”：先要我们给他捶腿、捶背、泡上茶水、点上旱烟，还得让他用胡茬子挨个扎一遍我们的脸蛋儿——我们总爱略带夸张地大呼小叫一阵子，这时便有坐在在一旁纳凉闲聊的大人们（妇女）替我们打抱不平，笑骂鲁大爷：“净要逗娃儿们，就不怕哪天你死了没人去你家吃小馍！”接着又有声音向我们点眼色：“文娃，看你鲁大爷热得浑身汗流成了啥啦？还不快替大爷擦擦，让老人家凉快凉快。”立刻有孩子跑回家取了湿毛巾来替鲁大爷擦去脸上、身上的汗，又有孩子乖巧地拿把大蒲扇站在鲁大爷身旁双手挥动“呼哧呼哧”卖力地扇着，这才见鲁大爷双眼微闭，头朝后仰去，然后两手向斜上略举，声若洪钟地道出开场白：“说话从前……”我们便一个个地屏声静气，圆睁着双眼，生怕耽误了一个人名，或者一句精彩的话语。

通过鲁大爷的讲述我们知道，那棵大槐树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村里的多少代人都吃过它的花蕾或槐豆，它甚至已经成为荫佑乡人的“神树”了。树边的那深井也有来历。据说七八十年前村民們倒是在村里凿过十几眼井，但由于地理原因，更由于盲目劳作，工夫是费了不少，可结果要么瞎井，要么好不容易出水了，却水涩不能入口。后来不知从何处来了一位盲眼高人，凭探路杖在村里走了一圈，最后在大槐树旁停了下来。村民们按照高人指点，在离大槐树不远处向下挖去，果然不久就涌出了甜水。激动的村民们请来戏班子，在大槐树下着实实在地热闹了三天三夜，都说：那甜水是大槐树用根系殚精竭力几百年从地心深处吸来的甘露恩泽村人的。

奇怪的是，那大槐树却从此越长越旺，往年已枯萎了的枝条许多又重新现出绿意；那井供全村的人喝水，竟也从不用淘，像是童话里的宝葫芦，永无干涸；井水沁凉生津，养得一村人精神抖擞、肤润发黑。在大槐树的荫庇下，这些年，民风淳朴，尊师重教，不到千人的小村子，竟出了不少重要人物。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材，不胜枚举，令乡里几十个村子不能望其项背。

我的第一只智能手机是2012年买的，微信是在2013年注册的，两者与同龄人相比都不算太早。我目前的手机是华为p40pro，现在单位的公文、考勤等都可以直接在手机上操作，手机已不仅是通讯工具，而成了移动办公的终端设备。其实，智能手机真正开始普及，也就是近十年的事。自从手机步入5G时代后，视频成为传播信息的主要载体，人们的娱乐活动更加丰富多彩。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尤其是最近二十年，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捎口信到发电报再到打电话，乃至于现在可以直接视频通话，通讯工具的变迁是人们生活条件改善的直接见证，也是经济社会发展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